





家着跑走出来，他想起了  
的灵光，才在刹那间忘却自

[illegible]

「啊，我們有些同志，盡

[illegible]

天的被屈辱，被人當作一頭畜  
牲似的，他憤恨，恨自己，恨

結尾：爲了怕兒子不脫光顧，老父將他藏在鴉片館裏。他去了，悄悄有點私鬼，結賬時一提起鴉片山中去練武，直到兒子走了才出來，不然要受過嚴懲的指責。

自從我們駐紮在山邊，老百姓的胆子壯了，每天做着活計的時候，那時正計劃到學小津鋪的收入，有兩次大隊行軍。但是沒有二天，大家用疲勞的兵力阻擊我們，敵人沒有眼色，反而很順利的樣子。沈從在日頭底下，一大

「游擊隊的弟兄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」

一個老年女人打開門窗，她很歡迎的接待我們，招呼着坐在炕上；維尼來，你身上穿的這絨褲太薄，這裏天氣還是在下雪，快去換一件，這裏的棉襖，正是你缺少的。」

「同志們，不要灰心，我感到了祖國成了最後一滴血。我使一同回來了，約定和你們一起回來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趙連順一下，「曹家口？的確可怕。」

沒有回答。呂奇靜得是不會說話，感覺氣憤，他在那裏是坐立不安，也不能動的。於是悄悄地說：

沈從在樓梯口追上去，跪着受了周樹雲的教訓，有些痛苦，周樹雲勸他在這裏休息。他有權力撫慰他的親屬。

呂奇沒有回頭，低低的說：

「曹叔就留好了。」

他背脊發涼，呂奇，眼睛是困倦的，他想睡覺，他感到他在個子的時候，安慰他，只有靠讀書，他會變成一具屍體。但呂奇底態度是個小動作，都會點燃起一輪火的雷鳴！

別人也沒有，當曹叔已沒了，他再也沒有力量做了。楊家莊，這時別的人的調動，再又燃起他底深沉的苦惱！

「我不是已經痛苦苦嗎？」

「你不是『華漢夷親事』受運的屈辱麼？」

他常常苦惱地想起了「個實問題：

「人豈什麼都不了解，而又只是被人家所不了解，」覺得人心底壓多麼可怕！

他如此心痛，彷彿痛苦已整個地心一起化為粉末，吹散（完）

生東  
 生新  
 醫橋  
 院口

[illegible]

**柳**  
有證保內時四廿  
里城北京  
上城北  
想上安路  
午興泥

**醫院**

**柳**  
天救安下印  
保藥白非  
南好寶市衛師  
八二二產婦  
84例十疥瘡包  
每共出證小  
廷春立等化  
堂合保症症

**柳專家**

**柳**  
紅  
木寫房木  
路字明柳  
電話  
61275  
洋平太  
廠床

**金銀飾物**  
比  
九  
九  
號

慶千門龜訪口和  
上起法醫骨脫上  
九號車五藥利二  
九號車五藥利二  
五五出藥藥生  
一六門法醫藥生  
街坊五藥藥生

**痘科**

嘉興三百餘年 楊九牧

肺癆  
咳嗽吐血  
服藥保肺  
吉西能導  
四歲短期  
中藥有精  
診北效氣  
九泥全清  
三時除根

**肺癆**

歡迎外埠各地經銷  
地址上海北京路聚泰發行

**英雄**

西路榮興一五二一路寺安順  
送 12 寸 5 部美絨布  
十寸 二部  
二寸 一部  
五寸 七百元  
待優價時，相照美安，取天當照

永售發  
油藥  
化學  
工業  
公司

**濕毒**  
皮腐不脫  
即爛  
濕毒  
皮腐不脫  
即爛

**經停醫**  
效見日當  
日加元付總  
見倍藥二  
同對藥十  
當打打打  
生面院不  
明明明

**包**  
五藥千費  
疳疔小瘡  
疳疔小瘡

永售發  
油藥  
化學  
工業  
公司

**醫包**  
小疳  
氣爛  
脚  
永出立  
發保保  
發單單

**醫包**  
白濁  
下疳  
生新出水  
口口口

**包**  
下疳  
生新出水  
口口口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1